编辑:顾遐 美编:邵云飞 校对:梁桥 组版:蒋培荣

书评

读懂泥土的高贵使命

□明前茶

一位种西红柿的土壤改良专家告诉我，他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曾亲眼看到在土地连续三年种西瓜或者西红柿之后，土壤变板结，养分被耗竭，必须依靠大量化肥才能勉强维持产量，真是“兴也土壤，衰也土壤”。数年前，他租了一块地，尝试通过专利技术把土壤重构成疏松多孔的小圆粒，可重新释放氧气与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很快，他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酸甜可口、肉质肥厚的沙瓤西红柿。很多品尝者甚至以为他是培育出了什么神奇的新品种，这位土壤改造者双手捧出他的泥土说：我买的种子，就是市面上普通的中杂109西红柿，一切都是土壤的功劳。

吃过他的西红柿，我才能明白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先生等研究者，写作《鲜活的土壤》一书的意义：“地球上陆地生物得到繁衍生息所需要的养料，都与土壤这层‘地球皮肤’是否健康息息相关。”

相对于6371km的地球半径而言，土壤这层珍贵的地球皮肤比人类的眼皮还要纤薄。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层脆弱又珍贵的土壤，植物才能光合作用，为动物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养料。一般情况下，通过矿物风化与生物体的共同作用，形成1cm厚的土壤就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而洪水、冰封、大风以及人类活动的侵蚀，却导致土壤流失一厘米的时间，缩短到几十年。

读这本书，让一个门外汉也能迅速认识到土壤研究与保护的意义。《鲜活的土壤》将科普性与趣味性做一番有机结合，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出人意料的事例，丰富多彩的土壤地貌，以及科学性极强的图表图例，来向读者讲述土壤的质地与风味，土壤滋养植物的路径，以及土壤与碳排放、碳吸收的关系。调控土壤生态系统的“工程师”究竟是谁？生病的土壤如何恢复健康？还有，人造土壤在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多个土壤研究团队通过这包罗万象的思维发散，紧紧围绕土壤这一人类生存的本质根基，来深究有生命力的土壤，如何在21世纪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为一本科普读物，本书围绕土壤，阐述普通人也可以介入的研究方式。如在塘里摸鱼抓虾时，丝滑的烂泥瞬间把人的脚背淹没，让脑子里挤满了多巴胺。而基本的土壤研究也与此类似，普通人也可通过捏泥团、挤泥饼以及“和稀泥”的手法，打开视觉、触觉，乃至味觉，鉴别土壤的不同，感受它们是可以种西瓜还是种水稻，种柑橘还是种花生，烧青砖还是烧茶壶，这是不是一种有趣的游戏？

而书中另一个振聋发聩的部分，是对生病土壤的探讨。土壤生病跟人一样，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中毒的，有代谢失常的，有元素缺乏的，也有免疫功能失效的，对此，研究团队一一列举出应对方法。比如，怎样减少镉元素在大米中的蓄积？朱永官先生通过对日本的镉大米研究，发现只要在水稻抽穗前后的三周时间里，确保稻田有2–3cm的覆盖水层，就能预防硫化镉大量溶解并被水稻根系吸收，进而可成功降低大米的含镉量。而东北正在流失和退化的黑土，也引发了本书作者之一杨顺华团队的高度警觉，由于气候变化和不合理的耕作方式，肥沃的黑土正面临着风蚀、水蚀、冻融侵蚀的危险，“北大仓”有可能重新变成北大荒。202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实施，标志着黑土保护上升为国家意识。而这一切土壤保护措施的背后，都有着土壤调查人员的艰辛工作。他们身着长靴跋山涉水，每到一地，都会挖出标准的土壤剖面进行拍照与存档。在很多土壤研究人员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工兵，走在保护耕地、保护土壤的前沿。

万物土中生，为了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泥土今后能延续农耕传奇，继续滋养中国人，我们着手进行黑土保护，荒漠化治理，植树造林，退耕还田……这些百年大计本质上都是对土壤的保护。

土壤作为一种珍贵资源，要节流，也要开源。未来，科技工作者可用厨余垃圾等有机废弃物，掺和石头、玻璃等无机物，构建出人工土壤，灵活调整其配方，以适应不同的种植需求。它们将与天然土壤一起，为我们找到一条更高效的碳中和路线。那时，更多的碳将被成功地通过碳基结构，储存在土壤中，土壤变肥沃，空气和水则变干净，在不知不觉中，自然系统将形成一个美妙的闭环。

唐代女诗人李冶在一首名叫《八至》的诗中写道：“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土壤研究者也许可以模仿她，这样总结自己的发现：“至贵至贱表土，至简至繁细壤。”光是一汤匙健康土壤中的微生物，就比地球上的人口要多，鲜活的土壤既组成了地表的宏观景象，又构筑了十分复杂的微观生态循环，从这一点来说，了解土壤并对之常怀一颗忧患之心，就是愿意为人类的未来去做一点实事，而这，正是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啊。

在漂泊与扎根中追寻精神的故乡

——读马国福《无限乡愁到高原》

□吴海嫣

作为一个很早就走出青海扎根南通的游子，马国福的很多散文都在描写故乡高原的场景，这些场景，刻在记忆里，重现在梦中。那故乡亲人的唠叨、林间炊烟的升腾、麦田飘黄的热浪、羊倌夏日的孤独，是他心里永不褪色的油画。他的散文集《无限乡愁到高原》出版，作为同事的我在第一时间一睹为快。

这是一部以乡愁为经纬、以高原为精神原点的深情之作。马国福将地理的迁徙与心灵的漂泊交织成文字，在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远方与故土的多重张力中，构建了一幅充满疼痛与温情的乡愁图景。这些文字，不仅仅缘于文人的怀旧，字里行间更充斥着对生命美学的敏感，甚至有对于已经断层的文化慨叹——打开书，是扑面而来的乡愁，合上书，是无法回去的故乡。当然这个无法回去，不是指地理空间，而是对时光流逝、生命逝去、时过境迁的感悟。

这里有乡愁的具象，有从高原到平原的时空对话——

马国福笔下的乡愁并非抽象的情感符号，而是通过具体的地理风物与生活细节被赋予血肉。他将乡愁凝结为高原上的草木、村庄的炊烟、麦田里的母亲，火炉盖上的茶壶，甚至是一包干枯的故乡野花。这些意象在书中反复出现，他在《花蕾上的故乡》中写道“每一只蝴蝶都是一朵花前世的灵魂，它的飞翔是为了找寻最初的家园”。他以游子的身份，在距离故乡2000公里的南通平原上，用文字丈量着高原与平原的距离，将乡愁化为一种精神疗愈的力量。这是他精神跋涉的广阔世界，他是用笔在和当年的自己、现在的亲人、未来的家乡作一场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这里有文化的寻根，把村庄作为精神的原乡——

本书中对村庄的描写充满敬畏与眷恋。马国福将村庄比作“一艘从生命源头驶出的大船”，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农耕文明与伦理精神。无论是《方言河》中流淌的乡音，还是《石匠的黄昏》里匠人佝偻的背影，抑或《木香中老去的木匠》手中凋零的技艺，都指向一种正在消逝的传统生活图景。他以近乎人类学的视角记录这些细节，既是对个体记忆的保存，也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正如他在书中借一位返乡老者之口所言：“泥土和木头的味道，比钢筋水泥更令人安心。”在《方言河》一文中，他又写道：“铁会生锈，铜也会生锈，而方言不锈。”方言是家乡的文化烙印，他的笔下，是通过文化的印记，强化了对“根”的眷念，总能唤起读者别样的情愫——村庄，果然是人类精神寄托的原乡！

这里有现代性反思，有乡愁的疼痛与救赎——

马国福的乡愁中始终萦绕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他敏锐地捕捉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凋敝与异化，如《群里的故乡》一文中，虚拟社交网络对真实乡土情感的消解。“我们虽被挟裹着为了明天不断向前，但我们的心哪一天可曾安宁过”，在《所有的雪都扑向故乡》中，他写道“当一个人把故乡供奉在灵魂的殿堂，他将以怎样的风骨在尘世间傲然行走”，这种叩问直指现代人精神漂泊的困境。所幸，作为游子的马国福在异乡也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这种在异乡都市的幸福感，反而更能激发起他对故乡高原的探究，他试图在文字中重建一种平衡：通过书写麦田、炊烟、河流、方言等符号，为都市人提供一片更为广阔的精神的栖居地。

这里有生命的诗学，有草木与人性的互文——

本书中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充满灵性。马国福将草木视为“有德者”，在《每一粒麦子里都栖居着故乡》中，麦子不仅是食物，更是祖先血脉的延续；《跟着炊烟回家》中，炊烟成为丈量生活的标尺，“哪家的日子好过，炊烟像个精明的会计，最清楚不过”。这种物我交融的书写，既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托物言志”的传统，又赋予自然以现代性的哲学意蕴。草木的荣枯与人的生死形成互文，共同诠释着“生命伊始，脐带断在源头，而骨肉之爱仍在脉管里汩汩流淌”的生命本质。

这里有浓浓的感恩，有小中见大的家国情怀——

马国福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故乡的恩泽、乡愁的恩泽、孤独和敏感的恩泽”“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用文字为我走过的地方叩首。我也常常回眸，审视曾经的我所得的拥有，每一次回首，无一不是故乡恩赐的春秋”。在我看来，他的文字和他的言行高度一致，同事们常常在他谈论故乡的时候感受到他的虔诚与温柔。时常出现的方言、木匠、石匠等传统技艺的描写，以及“拾发菜”“剪羊毛”“杀猪过年”等民俗场景的复现，揭示了乡土文化作为精神根基的重要性，而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情才值得他感恩叩拜。马国福的感恩并非停留在怀旧层面，而是呼吁大家以行动守护濒临消失的乡村文明。例如，《花蕾上的故乡》中，他提到一位退休后返乡修老屋、捐校舍的乡亲，将个人情感转化为对故乡的实际反哺，乡愁不应仅是感伤的情绪，更应成为传承文化、振兴乡村的动力。正如他所说的“每一个故乡，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爱，这种爱，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表白，而是一种精神的担当和回报”。通过乡愁能读到乡情，通过感恩能读到感动，故乡的变迁是时代的变迁，我们身处其中，避无可避，这也是我对本书情有独钟的原因。

《无限乡愁到高原》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超越地理的普世情感。马国福的乡愁既是个人经历的投射，也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征候——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人们如何安放灵魂的根？书中以诗意的文字提醒我们：或许真正的故乡不在远方，而在对土地、生命与文化的敬畏之中。正如作者所言：“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故乡，在一朵花的穴位里追寻幸福，在一把农具的锋刃下，躺成一垄柔软的泥土，长满花朵，沾着泪水欢笑。”这种既疼痛又温暖的乡愁，正是我们对抗虚无的精神铠甲。

许姬传之误

□祝淳翔

若干年前，文友宋希於寄赠一册1985年版《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虽说是旧书，但品相尚可，且内容很好，当然值得一读。

许姬传（1900—1990），笔名思潜，斋名燕赏斋（许氏晚年在天津出版的《中国书画报》上辟有《燕赏斋谈艺录》专栏，每周一篇短文，谈论书画鉴定及收藏方面的心得）。祖籍海宁，生于苏州，出身书香门第，是掌故名家凌霄汉阁（徐凌霄）的外甥。他幼承外祖父徐致靖悉心培养，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就已经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结识，以后还有幸担任其秘书工作，帮助梅氏改编剧本，并为其记录整理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文集》等著作。

具体到《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本书共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梅边琐记》辑自《亦报》上的同名专栏文章，由其弟许源来剪存，记录了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思想状况。由于书出版之时，作者尚健在，还在文后加按语，进一步阐述写作背景与缘由，有时记忆的闸门打开，便一发而不可收，按语的篇幅甚至长过正文数倍。然而当时已留有一处不易察觉的讹误。2007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再版，编辑部“对初版又进行了认真的整理修订”，“订正了原书中的个别错漏”，而那处讹误依旧，故不揣谫陋，撰本文辨析。

据作者自述，《梅边琐记》是《北行琐记》（全名“梅剧团北行琐记”）的续篇，有少数缺页。后者记述1949年夏，梅兰芳由沪赴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活动情况，却未能收入集中，理由是“剪报已轶”。我不禁纳闷，编辑部何不想方设法联系图书馆呢？毕竟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都有《亦报》馆藏。

这里不多废话，具体谈谈那处讹误，是《见闻录》书中误收了《岂不两便》一文。首先是它的内容，谈与孩子们逛市内公园，与许姬传所写的内容无甚相关，显得格格不入。该文原刊1950年4月11日《亦报》第3版，概因手民之误，将圭木的“勤馀小奏”专栏与思潜的“梅边琐记”刊头弄混了，而书中同样收录了当日思潜的《别姬之“霸王”》，则是一篇典型的谈剧文字，与许姬传身份和兴趣相符。按照常识，《岂不两便》的作者应该是圭木，且报上每日通常只刊登同一作者的一篇专栏文章，除非这两份专栏是同一人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理由是圭木别的文章，无一篇纳入《见闻录》书中。可知许源来亦不认为圭木是许姬传的笔名。（按，圭木曾忆及抗战时南下屯溪，又毕业于安徽省立三中，表明他或是著名报人余空我，本名余哲文）

在《岂不两便》文后，作者下有按语，述及堂妹许苹南在看稿时，曾对这个题目注有问号，我估计这其实是表达对作者存有疑问之意吧，恐怕并非许姬传所写“她不了解作者写此文的用意”。质言之，许氏在后文所作一系列解释，纯属“强作解人”。或许他的出发点并不坏，然而结果就是将别人的文章纳入自己的文集中了。

此外，自1950年8月20日起的一个月内，在上海的另一份革新小报《大报》的第3版，几乎排日刊出题为“燕赏随笔”的专栏文章，署名“高阳”。鉴于燕赏斋正是许姬传的斋名，故这批文字或可视为《梅边琐记》的姊妹篇。仔细翻阅《大报》，还可见到1950年8月28日潘勤孟在其“风雨谭”专栏里的一篇《燕赏斋聆曲记》，该文提及周四晚上，燕赏斋里的一次盛会，在座的都是当时戏曲音乐领域造诣极高的人，潘与《大报》主编陈蝶衣受邀参与此会，深叹耳福不浅。在会上，许姬传唱《长生殿》弹词，并将为梅兰芳所编新戏《龙女》（即柳毅传书）中合唱一场，试着用昆曲穿插，曲牌名“货郎儿五转”，为他吹笛伴奏者则是江南笛王许伯遒，具见许氏在京昆戏曲方面的造诣之深了。

最后，深望《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若有三版机会时，请务必改正上述讹误，再补全《梅边琐记》的缺漏，并增入《梅剧团北行琐记》和《燕赏随笔》，如能办到，无疑将为求全责备的读者带去福音，以此告慰许先生在天之灵。

站在时光之河的这边凝望

□袁金泉

作家苏迅新作《高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的12篇小说，都把笔端伸进人们熟知而又陌生的古玩收藏行，从不同视角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书中有坚持初心的玉雕匠人，有研习不辍的收藏专家，还有从各行各业投身到古玩行的淘金者。在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中，交错扭转出人生的千般姿态，令人于幽深人性中咀嚼出几分难能可贵的清醒。苏迅老师文笔娟秀、内敛、俏皮，富有江南才情的叙事风格使人读来不仅能知其事，还能得其味，更能明其理，透过古玩这面照心镜，见世道人心、生活百态，读来不禁令人掩卷感叹。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谈到小说创作时曾说，小说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重构，每个作家基于当下的现实和对时代的认知，以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来呈现历史。《高手》就是这样以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来呈现当下古玩收藏行业与历史的交构，是在“虚实”间挥毫，娓娓道来，清新、洒脱而厚重。正如自序中所说：“如同文人画中的留白，看着是空，懂画的能告诉你，那里其实也是有延伸的构图存在的。”为读者阅读后面的小说起到了一个“藕断丝连”，或者借用书法上的术语既“牵丝引带”，又“笔断意连”的效果，用中国书法之技巧，铺墨挥毫，在“虚实”之间恣意纵横。从自序的第一句就能感受到这种“虚实”的微妙之处。“雾散不去，古城益发像一张雕版的地图了，刷印在白色玉版宣上的那种。它是平面铺展开的，这样的地图，只有重点，没有背景，背景就是空白。其实那也不是空白，只是被忽略了……”一个“雾”字，拉开了小说集“虚实”的帷幕。

通读这本小说集，有一个特殊的怪相，就是12篇小说，仿佛是在“底色”上绘画。这个“底色”就是古城的小文人、小市民、机关小公务员等普通人，为他们画像。仿佛约定好了，作者甚至懒得帮他们取名字，全用姓氏、绰号代替。比如：《乐斋》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除我郑月外，分别为朱老板、仇爷；在《貔貅必须微笑》中，作者干脆就用第三人称“他”为主人翁取名，虽然文中借貔貅的口点了一下“我原来的主人的那位朋友姓王”，但终究他无名无姓，就是“他”。同样《进城》的主人翁，就是小胡。而《高手》中先后出场的主人翁分别为：老郑、老皮匠、李家栋、顾总、高个子，五个故事，五个人物，唯一有名有姓的只有一个“李家栋”。由这些普通人组成的古玩市场，构成社会的底色，在这样的底色上，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则是作家匠心独具的创作。无论是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刻画，还是自然流畅的人物对话，间或精准细腻的心理活动和引人入胜的场景描写等等，无不描绘出一幅古城古玩市场的“清明上河图”。特别是结尾，12篇小说结尾，并不是现实主义的闭环式结构，或者称之为“大团圆”式结尾，而是敞开式的，留着无限回味的结尾，有意犹未尽之意，并不是一个故事的完成，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作者不敢正视现实人生的黑暗与苦难的佐证，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粉饰现实，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反现实主义手法。

站在时光之河的这边凝望，是苏迅出版这部小说集后的感叹。他说，《高手》里所写的人与事大凡没有离开玉器市场、古董市场，这是个带点神秘色彩的江湖，表面风平浪静、慢条斯理，底下却暗潮涌动、缠斗纷扰。这个市场跟大环境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这里最见人心与人性，这里面的人物都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带着特定年代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面目既是时代的风貌，也将成为历史的印记。时间可以制造审美的间离效果，它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公正的裁判员。我站在时光之河的这边凝望，等待流水年华递给我一句山歌——这个时候，人心是反常的，我不惧怕岁月匆匆，反而担心它走得太慢，以致无从听见那一声回响。这篇小说集，就是时间隧道里的那声“回响”，隽永、深邃！

新书架

《世界之中》
张笑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清末，本书摘取了十个鲜为人知又影响深远的历史片段，呈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本书视角独特，观点精奇，将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等众多理论融会贯通，展示了曾被忽略又不得不叹为观止的历史画面。

《重访五四新文化》
王风/季剑青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文章围绕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新起思想、观念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对五四时期科学与人生观讨论的反思、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以及五四精神、目标与思想的多维解读，通过这些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为读者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洞见。

《类型故事写作大师班》
[美]约翰·特鲁比
金城出版社

特鲁比逐步分析了主要的故事类型和类型中的主要“节拍”，或者说“爆点”。能否将“爆点”以正确的方式结合起来，是确定一个故事能否成为“爆款”的关键。特鲁比还讲解了如何将不同的类型融合在一个故事中，优秀的作者们如何运用技巧撰写出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
花蚀/帕索卡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西藏墨脱、新疆阿尔金山、云南西双版纳、东北雪原、岭南林峰，再到北京和上海……16个来自中国荒野的滚烫故事，有自然、有动物、有人生，在生命的顽强中，深切反思当下中国人与自然共存的现状——自然，才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它们，教会我们何以为人。